

百年畅销的文学经典

国人案头的必备之书



线装书局

鲁迅全集



第五册

【图文珍藏版】

鲁迅·原著

姜涛·整理



中华传世藏书

【图文珍藏版】

鲁迅全集

鲁迅全集

鲁迅◎原著

姜涛◎整理

第五册

上海文艺出版社

六

从此以后，他在树林中和沙阜上，旋儿的旁边，似乎不再那么高兴和自得了。凡有旋儿所讲述和指示的，都不能满足他的思想。他每次必想那小书，但议论却不敢。他所看见的，也不再先前似的美丽和神奇了。云是这样地黑而重，使他恐怖，仿佛就要从头上压下来。倘秋风不歇地摇撼和鞭扑这可怜的疲倦的林木，致使浅绿的叶腹，翻向上边，以及黄色的柯叶和枯枝在空气中飘摇时，也使他觉得悲痛。

旋儿所说的，于他不满足。许多是他不懂，即使提出一个，他所日夜操心的问题来，他也永远是得不到圆满分明的答案。他于是又想那一切全都这样清楚和简单地写着的小书，想那将来的永是晴明而沉静的秋日。

“将知！将知！”

“约翰，我怕你终于还是一个人，你的友情也正如人类的一样，——在我之后和你说话的第一个，将你的信任全都夺去了。唉，我的母亲一点也不错。”

“不，旋儿！你却聪明过于将知，你也聪明如同小书。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切的呢？就看罢！为什么风吹树木，至使它们必须弯而又弯呢？它们不能再，——最美的枝条折断，成百的叶儿纷坠，纵然它们也还碧绿和新鲜。它们都这样地疲乏，也不再能够支撑了，但仍然从这粗野的恶意的风，永是从新的摇动和打击。为什么这样的呢？风要怎样呢？”

“可怜的约翰！这是人的议论呵！”

“使它静着罢，旋儿。我要安静和日光。”

“你的质问和愿望都很像一个人，因此既没有回答，更没有满足。如果你不去学学质问和希望些较好的事，那秋日便将永不为你黎明，而你也将如说起将知的成千的人们一样了。”

“有这么多的人们么？”

“是的，成千的！将知做得很秘密，但他仍然是一个永不能沉默他的秘密的胡涂的饶舌者。他希望在人间觅得那小书，且向每个或者能够帮助他的人，宣传他的智慧。他并且已经将许多人们因此弄得不幸了。人们相信他，想自己觅得那书，正如几个试验炼金的一样地热烈。他们牺牲一切，——忘却了所有他们的工作和他们的幸福，而自己监禁在厚的书籍，奇特的工具和装置之间。他们将生活和健康抛在一旁，他们忘却了蔚蓝的





天和这温和的慈惠的天然——以及他们的同类。有时他们也觅得紧要和有用的东西，有如从他们的洞穴里，掷上明朗的地面来的金块似的；他们自己和这不相干，让别人去享用，而自己却奋发地无休无息地在黑暗里更向远处掘和挖。他们并非寻金，倒是寻小书，他们沉沦得越深，离花和光就越远，由此他们希望得越多，而他们的期待也越滋长。有几个却因这工作而昏聩了，忘其所以，一直捣乱到苦恼的儿戏。于是那山鬼便将他们变得稚气。人看见，他们怎样地用沙来造小塔，并且计算，到它落成为止，要用多少粒沙；他们做小瀑布，并且细算那水所形成的各个涡和各个浪；他们掘小沟，还应用所有他们的坚忍和才智，为的是将这掘得光滑，而且没有小石头。倘有谁来搅扰了在他们工作上的这昏迷，并且问，他们做着什么事。他们便正经地重要地看定你，还喃喃道：‘将知！将知！’

是的，一切都是那么的可恶的山鬼的罪！你要小心他，约翰！”

但约翰却凝视着对面的摇动和呼哨的树木；在他明彻的孩童眼上，嫩皮肤都打起皱来了。他从来没有这样严正地凝视过。

“而仍然——你自己说过——那书儿是存在的！阿，我确实知道，那上面也载着你所不愿意说出名字来的那大光。”

“可怜的，可怜的约翰！”旋儿说，他的声音如超出于暴风雨声之上的平和的歌颂。“爱我，以你的全存在爱我罢。在我这里，你所觅得的会比你所希望的还要多。凡你所不能想像的，你将了然，凡你所希望知道的，你将是自己。天和地将是你的亲信，群星将是你的同胞，无穷将是你的住所。”

“爱我，爱我——霍布草蔓之于树似的围抱我，海之于地似的忠于我，——只有在我这里是安宁，约翰！”

旋儿的话销歇了，然而颂歌似的袅袅着。它从远处飘荡而来，匀整而且庄严，透过风的吹拂和呼啸，——平和如月色，那从相逐的云间穿射出来的。

旋儿伸开臂膊，约翰睡在他的胸前，用蓝的小氅衣保护着。

他夜里却醒来了。沉静是蓦地不知不觉地笼罩了地面，月亮已经沉没在地平线下。不动地垂着疲倦的枝叶，沉默的黑暗掩盖着树林。

于是问题来了，迅速而阴森地接续着，回到约翰的头里来，并且将还很稚弱的信任驱逐了。为什么人类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他应该抛掉他们而且失了他们的爱？为什么？要有冬天？为什么叶应该落而花应该死？为什么？为什么？

于是深深地在丛莽里，又跳着那蓝色的小光。它们来来去去。约翰严密地注视着它们。他看见较大的明亮的小光在黑暗的树干上发亮。旋儿酣睡得很安静。



“还有一个问，”约翰想，并且溜出了蓝的小氅衣，去了。

“你又来了？”将知说，还诚意地点头。“这我很喜欢。你的朋友在那里呢？”

“那边！我只还想问一下。你肯回答我么？”

“你曾在人类里，实在的么？你去办我的秘密么？”

“谁会觅得那书儿呢，将知？”

“是呵，是呵！这正是那个，这正是！——你愿意帮助我么，倘我告诉你？”

“如果我能够，当然！”

“那就听着，约翰！”将知将眼睛张得可怕地大，还将他的眉毛扬得比平常更其高。于是他伸手向前，小声说：“人类存着金箱子，妖精存着金锁匙，妖敌觅不得，妖友独开之。春夜正其时，红膝鸟深知。”

“这是真的么，这是真的么？”约翰嚷着，并且想着他的小锁匙。

“真的！”将知说。

“为什么还没有人得到呢？有这么多的人们寻觅它。”

“凡我所托付你的，我没有告诉过一个人，一个也不。”

“我有着，将知！我能够帮助你！”约翰欢呼起来，并且拍着手。“我去问问旋儿。”

他从莓苔和枯叶上飞回去。但他颠蹶了许多回，他的脚步是沉重了。粗枝在他的脚下索索地响，往常是连小草梗也不弯曲的。

这里是茂盛的羊齿草丛，他曾在底下睡过觉。这于他显得多么矮小了呵。

“旋儿！”他呼唤。他就害怕了他自己的声音。

“旋儿！”这就如一个人类的声音似的发响，一匹胆怯的夜莺叫喊着飞去了。

羊齿丛下是空的——约翰看见一无所有。

蓝色的小光消失了，围绕着他的是寒冷和无底的幽暗。他向前看，只见树梢的黑影，散布在星夜的空中。

他再叫了一回。于是他不再敢了。他的声音，响出来像是对于安静的天然的亵渎，对于旋儿的名字的讥嘲。

可怜的小约翰于是仆倒，在绝望的后悔里呜咽起来了。

七

早晨是寒冷而黯淡。黑色的光亮的树枝，被暴风雨脱了叶，在雾中哭泣。下垂的湿

草上面，慌忙地跑着小约翰，凝视着前面，是树林发亮的地方，似乎那边就摆着他的目的。他的眼睛哭红了，并且因为恐惧和苦恼而僵硬了。他是这样地跑了一整夜，像寻觅着光明似的，——和旋儿在一处，他是安稳地如在故乡的感觉。每一暗处，都坐着抛弃的游魂，他也不敢回顾自己的身后。

他终于到了一个树林的边际。他望见一片牧场，那上面徐徐下着细微的尘雨。牧场中央的一株秃柳树旁站着一匹马。它不动地弯着颈子，雨水从它发亮的背脊和粘成一片的鬃毛上懒散地滴沥下来。

约翰还是跑远去，沿着树林。他用了疲乏的恐惧的眼光，看着那孤寂的马和晦暗的雨烟，微微呻吟着。

“现在是都完了，”他想，“太阳就永不回来了。于我就要永是这样，像这里似的。”

在他的绝望中，他却不敢静静地站定，——惊人的事就要出现了，他想。

他在那里看见一株带着淡黄叶子的菩提树下，有一个村舍的大的栅栏门和一间小屋子。

他穿进门去，走过宽广的树间路，棕色的和黄的菩提叶，厚铺在地面上。草坛旁边生着紫色的翠菊，还随便错杂着几朵彩色的秋花。

他走近一个池。池旁站着一所全有门户和窗的大屋。蔷薇丛和常春藤生在墙根。半已秃叶的栗树围绕着它，在地上和将落的枝叶之间，约翰还看见闪着光亮的棕色的栗子。

冰冷的死的感觉，从他这里退避了。他想到他自己的住所——那地方也有栗树，当这时候他总是去觅光滑的栗子的。蓦地有一个愿望捆住他了，他似乎听得有熟识的声音在呼唤。他就在大屋旁边的板凳上坐下，并且静静地啜泣起来。

一种特别的气味又引得他抬了头。他近旁站着一个人，系着白色的围裙，还有烟管衔在嘴里。环着腰带有一条菩提树皮，他用它系些花朵。约翰也熟识这气味，他就记起了他在自己的园子里，并且想到那送他美丽的青虫和为他选取鹌鹑蛋的园丁。

他并不怕——虽然站在他身边的也是一个人。他对那人说，他是被抛弃，而且迷路了，他还感谢地跟着他，进那黄叶的菩提树下的小屋去。

那里面坐着园丁的妻，织着黑色的袜子。灶头的煤火上挂一个大的水罐，且煮着。火旁的席子上坐着一匹猫，拳了前爪，正如约翰离家时候坐在那里的西蒙。

约翰要烘干他的脚，便坐在火旁边。“铛！——铛！——铛！——铛！”——那大的时钟说。约翰看看呼哨着从水罐里纷飞出来的蒸汽，看看活泼而游戏地超过瓦器，跳着



的小小的火苗。

“我就在人类里了，”他想。

然而于他并无不舒服。他觉得完全安宁了。他们都好心而且友爱，还问他怎样是他最心爱的。

“我最爱留在这里，”他回答说。

这里给他安全，倘一回家，将就有忧愁和眼泪。他必须不开口，人也将说他做了错事了。一切他就须再看见，一切又须想一回。

他实在渴慕着他的小房子，他的父亲，普烈斯多，——但比起困苦愁烦的再见来，他宁可在这里忍受着平静的渴慕。他又觉得，仿佛这里是可以毫无搅扰地怀想着旋儿，在家里便不行了。

旋儿一定是走掉了。远远地到了椰树高出于碧海之上的晴朗的地方去了。他情愿在这里忏悔，并且坚候他。

他因此请求这两个好心的人们，许他留在他那里。他愿意帮助养园和花卉。只在这一冬。因为他私自盼望，旋儿是将和春天一同回来的。

园丁和他的妻以为约翰是在家里受了严刻的待遇，所以逃出来的。他们对他怀着同情，并且许他留下了。

他的愿望实现了。他留下来，帮助那花卉和园子的养护。他们给他一间小房，有一个蓝板的床位。在那里，他早晨看那潮湿的黄色的菩提树叶子怎样地在窗前轻拂，夜间看那黑暗的树干，后面有星星们玩着捉迷藏的游戏，怎样地往来动摇。他就给星星们名字，而那最亮的一颗，他称之为旋儿。

给花卉们呢，那是他在故乡时几乎全都熟识的，他叙述自己的故事。给严正的大的翠菊，给彩色的莘尼亚，给洁白的菊花，那开得很长久，直到凛烈的秋天的。当别的花们全都死去时，菊花还挺立着，待到初雪才下的清晨，约翰一早走来看它们的时候，——它们也还伸着愉快的脸，并且说：“是的，我们还在这里呢！这是你没有想到的罢！”它们自以为勇敢，但三天之后，它们却都死了。

温室中这时还盛装着木本羊齿和椰树，在润湿的闷热里，并且挂着兰类的奇特的花须。约翰惊异地凝视在这些华美的花托上，一面想着旋儿。但他一到野外，一切是怎样地寒冷而无色呵，带着黑色的足印的雪，索索作响的滴水的秃树。

倘若雪团沉默着下得很久，树枝因着增长的茸毛而弯曲了，约翰便喜欢走到雪林的紫色的昏黄中去。那是沉静，却不是死。如果那伸开的小枝条的皎洁的白，分布在明蓝

的天空中,或者过于负重的丛莽,摇去积雪,使它纷飞成一阵灿烂的云烟的时候,却几乎更美于夏绿。

有一次,就在这样的游行中,他走得很远,周围只看见戴雪的枝条——半黑,半白——而且各个声响,各个生命,仿佛都在灿烂的蒙茸里消融了,于是使他似乎见有一匹小小的白色的动物在他前面走。他追随它——这不像是他所认识的动物——但当他想要捉,这却慌忙消失在一株树干里了。约翰窥探着黑色的穴口,那小动物所伏匿的,并且自问道:“这许是旋儿罢?”

他不甚想念他。他以他为不好,他也不肯轻减他的忏悔。而在两个好人身边的生活,也使他很少疑问了。他虽然每晚必须读一点大而且黑的书,其中许多是关于上帝的议论,但他却认识那书,也读得很轻率。然而在他游行雪地以后的那一夜,他醒着躺在床上,眺望那地上的寒冷的月光。他蓦地看见一双小手,怎样地伸上床架来试探,并且紧紧地扳住了床沿。于是在两手之间显出一个白的小皮帽的尖来,末后,他看见扬起的眉毛之下,一对严正的小眼。

“好晚上,约翰!”将知说,“我到你这里来一下,为的是使你记念我们的前约。你不能觅得那书儿,是因为还不是春天。但你却想着那个么?那是怎样地一本厚书呀,那我看见你所读的?那不能是那正当的呵。不要信它罢!”

“我不信它,将知,”约翰说。他翻一个身,且要睡去了。然而那小锁匙却不肯离开他的心念。从此他每读那本厚书的时候,也就想到那匙儿,于是他看得很清楚,那不是那正当的。

八

“他就要来罢!”当积雪初融,松雪草到处成群出现时,约翰想。“他来不来呢?”他问松雪草。然而它们不知道,只将那下垂的小头,尽向地面注视,仿佛它们羞惭着自己的匆遽,也仿佛想要再回地里似的。

只要它们能!冰冷的东风怒吼起来了,雪积得比那可怜的太早的东西还要高。

许多星期以后,紫花地丁来到了;它们的甜香突过了丛莽,而当太阳悠长地温暖地照着生苔的地面的时候,那斑斓的莲馨花们也就成千成百地开起来。

怯弱的紫花地丁和它们的强烈的芳香是将要到来的豪华的秘密的前驱,快活的莲馨花却就是这愉快的现实。醒了的地,将最初的日光紧紧地握住了,还借此给自己做了一





种金的装饰。

“然而现在！他现在却一定来了！”约翰想，他紧张地看着枝上的芽，它们怎样地逐日徐徐涌现，并且挣脱厚皮，直到那最初的淡绿的小尖，在棕色的鳞片之间向外窥探。约翰费了许多时光，看那绿色的小叶：他永是看不出它们如何转动，但倘或他略一转瞬，它们又仿佛就大了一点了。他想：“倘若我看着它们，它们是不敢的。”

枝柯已经织出阴来。旋儿还没有到，没有鸽子在他这里降下，没有小鼠和他谈天。倘或他对花讲话，它们只是点头，并不回答。“我的罚还没有完罢，”他想。

在一个晴朗的春日里，他来到池旁和屋子前。几个窗户都敞开了。是人们搬进那里去了罢？

站在池边的鸟莓的宿丛，已经都用嫩的小叶子遮盖了，所有枝条，都得到精细的小翅子了。在草地上，靠近鸟莓的宿丛，躺着一个女孩子。约翰只看见她浅蓝的衣裳和她金黄的头发。一匹小小的红膝鸟停在她肩上，从她的手里啄东西。她忽而转过脸来向约翰注视着。

“好天，小孩儿，”她说，并且友爱地点点头。

约翰从头到脚都震悚了。这是旋儿的眼睛，这是旋儿的声音。

“你是谁呀？”他问，因为感动，他的嘴唇发着抖。

“我是荣儿，这里的这个是我的鸟。当你面前它是不害怕的。你可喜欢禽鸟么？”

那红膝鸟在约翰面前并不怯。它飞到他的臂膊上。这正如先前一样。她应该一定是旋儿了，这蓝东西。

“告诉我，你叫什么，小孩儿，”旋儿的声音说。

“你不认识我么？你不知道我叫约翰么？”

“我怎样会知道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也还是熟识的甜美的声音，那也还是黑暗的，天一般深的眼睛。

“你怎么这样对我看呢，约翰？你见过我么？”

“我以为，是的。”

“你却一定是做梦了。”

“做梦了？”约翰想。“我是否一切都是做的梦呢？还是此时正在做梦呢？”

“你是在那里生的？”他问。

“离这里很远，在一个大都会里。”

“在人类里么？”



荣儿笑了,那是旋儿的笑。“我想,一定。你不是么?”

“唉,是的,我也是!”

“这于你难受么?——你不喜欢人们么?”

“不!谁能喜欢人们呢?”

“谁?不,约翰。你却是怎样的一个稀奇的小家伙呵!你更爱动物么?”

“阿,爱得多!和那花儿们!”

“我早先原也这样的。只有一次。然而这些都不正当。我们应该爱人类,父亲说。”

“这为什么不正当?我要爱谁,我就爱谁,有什么正当不正当。”

“呸,约翰!你没有父母,或别的照顾你的谁么?你不爱他们么?”

“是呵,”约翰沉思地说。“我爱我的父亲。但不是因为正当。也不因为他是一个人。”

“为什么呢?”

“这我不知道:因为他不像别的人们那样,因为他也爱花们和鸟们。”

“我也曾这样,约翰!你看见了罢。”荣儿还将红膝鸟叫回她的手上来,并且友爱地和它说话。

“这我知道,”约翰说,“我也喜欢你。”

“现在已经?这却快呀!”女孩笑着。“但你最爱谁呢?”

“谁……?”约翰迟疑起来了。他须提出旋儿的名字么?对着人们可否提这名字的畏惧,在他的思想上是分不清楚的。然而那蓝衣服的金发东西,却总该就是那个名目了。此外谁还能给他这样的一个安宁而且幸福的感觉呢?

“你!”他突然说,且将全副眼光看着那深邃的眼睛。他大胆地敢于完全给与了;然而他还担心,紧张地看着对于他的贵重的赠品的接受。

荣儿又发一阵响亮的笑,但她便拉了他的手,而且她的眼光并不更冷漠,她的声音也没有减少些亲密。

“阿,约翰,”她说,“我怎么忽然挣得了这个呢?”

约翰并不回答,还是用了滋长的信任,对着她的眼睛看。荣儿站了起来,将臂膊围了约翰的肩头。她比他年纪大一点。

他们在树林里走,一面采撷些大簇的莲馨花,直至能够全然爬出,到了玲珑的花卉的山下。红膝鸟和他们一起,从这枝飞到那枝,还用了闪闪的漆黑的小眼睛,向他们窥伺。

他们谈得并不多,却屡次向旁边互视。两个都惊讶于这相遇,且不知道彼此应该如



何。然而荣儿就须回家了——这使他难受。

“我该去了，约翰。但你还愿意和我同走一回么？你真是一个好孩子，”她在分离的时候说。

“唯！唯！”红膝鸟说，并且在她后面飞。

当她已去，只留下她的影像时，他不再疑惑她是谁了。她和他是一个，对于那他，他是送给了一切自己的友爱的；旋儿这名字，在他这里逐渐响得微弱下去了，而且和荣儿混杂了。

他的周围也又如先前一样。花卉们高兴地点头，它们的芳香，则将他对于感动和养育他至今的家乡的愁思，全都驱逐了。在嫩绿中间，在微温的柔软的春气里，他觉得忽然如在故乡，正如一只觅得了它的窠巢的禽鸟。他应该伸出臂膊来，并且深深地呼吸。他太幸福了。在归途中，是嫩蓝衣的金发，飘泛

在他眼前，总在他眼前，无论他向那一方面看。那是，仿佛他看了太阳，又仿佛日轮总是和他的眼光一同迁徙似的。

从那一日起，每一清晨，约翰便到池边去。他去得早，只要是垂在窗外的常春藤间的麻雀的争闹，或者在屋檐上鼓翼和初日光中喧嚷着的白头翁的咕啾或曼声的啾啾来叫醒他，他便慌忙走过湿草，来到房屋的近旁，还在紫丁香丛后等候，直到他听得玻璃门怎样地被推开了，并且看见一个明朗的风姿的临近。

他们于是经过树林和为树林作界的沙冈。他们闲谈着凡有他们所见的一切，谈树木和花草，谈沙冈。倘和她一同走，约翰就有一种奇特的昏迷的感觉：他每又来得这样地轻，似乎能够飞向空中了。但这却没有实现。他叙述花卉和动物的故事，就是从旋儿那里知道的。然而他已经忘却了如何学得那故事，而且旋儿也不再为他存在了，只有荣儿。倘或她对他微笑，或在她眼里看出友情，或和她谈心，纵意所如，毫无迟疑和畏怯，一如先前对着普烈斯多说话的时候，在他是一种享用。倘不相见，他便想她，每作一事，也必自问道，荣儿是否以为好或美呢。

她也显得很高兴；一相见，她便微笑，并且走得更快了。她也曾对他说，她的喜欢和他散步，是和谁也比不上的。

“然而约翰，”有一回，她问，“你从何知道，金虫想什么，啞雀唱什么，兔洞里和水底里



树林里长满莲馨花



是怎样的呢？”

“它们对我说过，”约翰答道，“而且我自己曾到过兔洞和水底的。”

荣儿蹙了精美的双眉，半是嘲弄地向他看。但她在他那里寻不出虚伪来。

他们坐在丁香丛下，满丛垂着紫色的花。横在他们脚下的是池子带着睡莲和芦苇。他们看见黑色的小甲虫怎样地打着圈子滑过水面，红色的小蜘蛛怎样忙碌地上下洒水。这里是扰动着旋风般的生活。约翰沉在回忆中，看着深处，并且说：

“我曾经没入那里去过的，我顺着一枝荻梗滑下去，到了水底。地面全铺着枯叶子，走起来很软，也很轻。在那里永远是黄昏，绿色的黄昏，因为光线的透入是经过绿了的浮萍的。并且在我头上，看见垂着长而白的浮萍的小根。鲛鱼近来，而且绕着我游泳，它是很好奇的。这是奇特的，假如一个这么大的动物，从上面游来——我也不能远望前面，那里是黑暗的，却也绿。就从那幽暗里，动物们都像黑色的影子一般走过来。生着桨爪的水甲虫和光滑的水蜘蛛——往往也有一条小小的鱼儿。我走得很远，我觉得有几小时之远，在那中央，是一坐水草的大森林，其间有蜗牛向上爬着，水蜘蛛们做些光亮的小窠。刺鱼们飞射过去，并且时时张着嘴抖着鬣向我注视，它们是这样地惊疑。我在那里，和我几乎踏着它的尾巴了的一条鳗鱼，成了相识。它给我叙述它的旅行；它是一直到过海里的，它说。因此大家便将它当作池子的王了，因为谁也不及它游行得这么远。它却永是躺在泥泞里而且睡觉，除了它得到别个给它弄来的什么吃的东西的时候。它吃得非常之多。这就因为它是王；大家喜欢一个胖王，这是格外的体面。唉，在池子里是太好看了！”

“为什么你现在不能再到那里去了呢？”

“现在？”约翰问，并且用了睁大的沉思的眼睛对她看。“现在？我不再能够了，我会在那里淹死。然而现在也无须了。我愿意在这里，傍着丁香和你。”

荣儿骇异地摇着金发的头，并且抚摩约翰的头发。她于是去看那在池边像是寻觅种种食饵的红蓼鸟。它忽然抬起头，用了它的明亮的小眼睛，向两人凝眺了一瞬息。

“你可有些懂得么，小鸟儿？”

那小鸟儿很狡猾地向里一看，就又要去寻觅和玩耍了。

“给我讲下去，约翰，讲那凡你所看见的。”

这是约翰极愿照办的，荣儿听着他，相信而且凝神地。

“然而为什么全都停止了昵？为什么你现在不能同我——到那边的各处去走呢？那我也很喜欢。”

约翰督促起他的记忆来，然而一幅他曾在那上面走过的晴朗的轻纱，却掩复着深处。



他已经不很知道，他怎样地失掉了那先前的幸福了。

“那我不很明白，你不必再问这些罢。一个可恶的小小的东西，将一切都毁掉了。但现在是一切都已回来。比先前还要好。”

紫丁香花香从丛里在他们上面飘泛下来，飞蝇在水面上营营地叫，还有平静的日光，用了甘美的迷醉，将他们沁透了。直到家里的一口钟开始敲打，发出响亮的震动来，才和荣儿迅速地慌忙走去。

这一晚约翰到了他的小屋子里，看着溜过窗玻璃去的常春藤叶的月影的时候，似乎听得叩窗声。约翰以为这许是在风中颤动的一片常春叶。然而叩得很分明，总是一叩三下，使约翰只能轻轻地开了窗，而且谨慎地四顾。小屋边的藤叶子在蓝色的照映里发光，这之下，是一个满是秘密的世界。在那里有窠和洞，月光只投下一点小小的蓝色的星火来，这却使幽暗更加深邃。

许多时光，约翰凝视着那奇异的阴影世界的时候，他终于极清楚地，在高高地挨着窗，一片大的常春藤叶下面，看见藏着一个小小的小男人的轮廓。他从那轩起的眉毛下的睁大的骇诧的眼，即刻认出是将知了。在将知的长的鼻子的尖端，月亮画上了一点细小的星火。

“你忘掉我了么，约翰？为什么你不想想那个呢？这正是正当的时候了。你还没有向红膝鸟问路么？”

“唉，将知，我须问什么呢？凡我能希望的，我都有了。我有荣儿。”

“但这却不会经久的。你还能更幸福——荣儿一定也如此。那匙儿就须放在那里么？想一想罢，多么出色呵，如果你们俩觅得那书儿。问问红膝鸟去；我愿意帮助你，倘若我能够。”

“我可以问一问，”约翰说。

将知点点头，火速地爬下去了。

约翰在睡倒以前，还向着黑暗的阴影和发亮的常春藤叶看了许多时。第二天，他问红膝鸟，是否知道向那小箱的路径。荣儿惊异地听着。约翰看见，那红膝鸟怎样地点头，并且从旁向荣儿窥视。

“不是这里！不是这里！”小鸟啾唧着。

“你想着什么，约翰？”荣儿问。

“你不知道什么缘故么，荣儿？你不知道在那里寻觅这个么？你不等候着金匙儿么？”



“不，不！告诉我，这是怎的？”

约翰叙述出他所知道的关于小书的事来。

“而且我存着匙儿；我想，你有着金篋。不是这样的么，小鸟儿？”

但那小鸟却装作似乎没有听到，只在嫩的碧绿的山毛榉树的枝柯里翩跹。

他们坐在一个冈坡上，这地方生长着幼小的山毛榉和枫树。一条绿色的道路斜引上去，他们便坐在这些的边缘，在沙冈上，在繁密的浓绿的莓苔上。他们可以从最小的树木的梢头，望见绿色的海带着明明暗暗的着色的波浪。

“我已经相信了，约翰，”荣儿深思地说，“你在寻觅的，我能够给你觅得。但你怎么对付那匙儿呢？你怎么想到这里的呢？”

“是呵，这是怎的，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约翰喃喃着，从树海上望着远方。

他们刚走出晴明的蔚蓝里，在他们的望中忽然浮起了两只白胡蝶。它们搅乱着，颤动着，而且在日光下闪烁着，无定地轻浮地飞舞。但它们却近来了。

“旋儿，旋儿！”约翰轻轻地说，蓦地沉在忆念里了。

“旋儿是谁？”荣儿问。

红膝鸟啾啾着飞了起来，约翰还觉得那就在他面前草里的雏菊们，突然用了它们的大睁的白的小眼睛，非常可怕地对他看。

“他给你那匙儿么？”女孩往下问——约翰点点头，沉默着，然而她还要知道得多一点——“这是谁呢？一切都是他教给你的么？他在那里呢？”

“现在是不再有他了。现在是荣儿，单是荣儿，只还有荣儿。”他捏住她的臂膊，靠上自己的头去。

“胡涂孩子！”她说，且笑着。“我要使你觅得那书儿——我知道，这在那里。”

“那我就得走，去取匙儿，那是很远呢。”

“不，不，这不必。我不用匙儿觅得它——明早，明早呵，我准许你。”

当他们回家时，胡蝶们在他们前面翩跹着。

约翰在那夜，梦见他的父亲，梦见荣儿，还梦见许多另外的。那一切都是好朋友，站在他周围，而且亲密地信任地对他看。但忽然面目都改变了，他们的眼光是寒冷而且讥嘲——他恐怖地四顾——到处是惨淡的仇视的面目。他感到一种无名的恐怖，并且哭着醒来了



九

约翰坐得很长久,而且等候着。空气是冷冷的,大的云接近了地面,不断的无穷的连续着飘浮。它们展开了暗灰色的,波纹无际的氅衣,还在清朗的光中卷起它们的傲慢的峰头,即在那光中发亮。树上的日光和阴影变换得出奇地迅疾,如永有烈焰飞腾的火。约翰于是觉得恐惧了;他思索着那书儿,难于相信,而还希望着,他今天将要觅得。云的中间,很高,奇怪的高,他看见清朗的凝固的蔚蓝,那上面是和平地扩张在不动的宁静中的,柔嫩的洁白的小云,精妙地蒙茸着。

“这得是这样,”他想,“这样高,这样明,这样静。”

于是荣儿来到了。然而红膝鸟却不同来。“正好,约翰,”她大声叫,“你可以来,并且看那书去。”

“红膝鸟在那里呢?”约翰迟疑着问。

“没有带来,我们并不是散步呵。”

他一同走,不住地暗想着:那是不能,——那不能是这样的,——一切都应该是另外的样子。

然而他跟随着在他前面放光的灿烂的金发。

唉!从此以后,小约翰就悲哀了。我希望他的故事在这里就完结。你可曾讨厌地梦见过一个魔幻的园,其中有着爱你而且和你谈天的花卉们和动物们的没有?于是你在梦里就有了那知觉,知道你就要醒来,并且将一切的华美都失掉了?于是你徒然费力于坚留它,而且你也不愿看那冰冷的晓色。

当他一同进去的时候,约翰就潜藏着这样的感觉。

他走到一所住房,那边一条进路,反响着他的脚步。他嗅到衣服和食物的气味,他想到他该在家里时的悠长的日子——想到学校的功课,想到一切,凡是在他生活上幽暗而且冰冷的。

他到了一间有人的房间。人有几多,他没有看。他们在闲谈,但他一进去,便寂静了。他注视地毯,有着很大的不能有的花纹带些刺目的色彩。色彩都很特别和异样,正如家乡的在他小屋子里的一般。

“这是园丁孩子么?”一个正对着他的声音说。“进来就是,小朋友,你用不着害怕的。”



一个别的声音在他近旁突然发响：“唔，小荣，你有一个好宝贝儿哩。”

这都是什么意义呢？在约翰的乌黑的孩子眼上，又叠起深深的皱来，他并且惑乱地惊骇地四顾。

那边坐着一个穿黑的男人，用了冷冷的严厉的眼睛看着他。

“你要学习书中之书么？我很诧异，你的父亲，那园丁，那我以为是一个虔诚人的，竟还没有将这给了你。”

“他不是我的父亲，——他远得很。”

“唔，那也一样。——看罢，我的孩子！常常读着这一本，那就要到你的生活道上了……”

约翰却已认得了这书。他也不能这样地得到那一本，那应该是全然各别的。他摇摇头。

“不对，不对！这不是我所想的那一本。我知道，这不是那一本！”

他听到了惊讶的声音，他也觉得了从四面刺他的眼光。

“什么？你想着什么呢，小男人？”

“我知道那本书儿，那是人类的书。这本却是还不够，否则人类就安宁和太平了。这并不是。我想着的是一些各别的，人一看，谁也不能怀疑。那里面记着，为什么一切是这样的，像现状的这样，又清楚，又分明。”

“这能么？这孩子的话是那里来的？”

“谁教你的，小朋友？”

“我相信，你看了邪书了，孩子，照它胡说出来罢。”

几个声音这样地发响，约翰觉得他面庞炽热起来，——他快要晕眩了——房屋旋转着，地毯上的大花朵一上一下地飘浮。前些日子在学校里这样忠诚地劝戒他的小鼠在那里呢？他现在用得着它了。

“我没有照书胡说，那教给我的，也比你们全班的价值要高些。我知道花卉们和动物们的话，我是它们的亲信。我明白人类是什么，以及他们怎样地生活着。我知道妖精们和小鬼头们的一切秘密，因为它们比人类更爱我。”

约翰听得自己的周围和后面，有窃笑和喧笑。在他的耳朵里，吟唱并且骚鸣起来了。

“他像是读过安兑生了。”

“他是不很了了的。”

正对着他的男人说：



“如果你知道安兑生，孩子，你就得多有些他对于上帝的敬畏和他的话。”

“上帝！”这个字他识得的，而且他想到旋儿的所说。

“我对于上帝没有敬畏。上帝是一盏大煤油灯，由此成千的迷误了，毁灭了。”

没有喧笑，却是可怕的沉静，其中混杂着嫌恶和惊怖。约翰在背上觉得钻刺的眼光。那是，就如在昨夜的他的梦里。

那黑衣男人立起身来，抓住了他的臂膊。他痛楚，而且几乎挫折了勇气。

“听着罢，我的孩子，我不知道，你是否不甚了了，还是全毁了——这样的毁谤上帝在我这里却不能容忍。——滚出去，也不要再到我的眼前来，我说。懂么？”

一切的眼光是寒冷和仇视，就如在那一夜。

约翰恐怖地四顾。

“荣儿！——荣儿在那里？”

“是了，我的孩子要毁了！——你当心着，你永不准和她说话！”

“不，让我到她那里！我不愿意离开她。荣儿，荣儿！”约翰哭着。

她却恐怖地坐在屋角里，并不抬起眼来。

“滚开，你这坏种！你不听！你不配再来！”

而且那痛楚的紧握，带着他走过反响的路，玻璃门砰然阖上了——约翰站在外面的黑暗的低垂的云物下。

他不再哭了，当他徐徐地前行的时候，沉静地凝视着前面。在他眼睛上面的阴郁的皱纹也更其深，而且永不失却了。

红膝鸟坐在一座菩提树林中，并且向他窥看。他静静地站住，沉默地报答以眼光。但在它胆怯的侦察的小眼睛里，已不再见信任，当他更近一步的时候，那敏捷的小动物便鼓翼而去了。

“走罢！走罢！一个人！”同坐在园路上的麻雀们啾唧着，并且四散地飞开。

盛开的花们也不再微笑，它们却严正而淡漠地凝视，就如对于一切的生人。

但约翰并不注意这些事，他只想着那人们给他的侮辱；在他是，仿佛有冰冷的坚硬的手，污了他的最深处了。“他们得相信我，”他想，“我要取我的匙儿，并且指示给他们。”

“约翰！约翰！”一个脆的小声音叫道。那地方有一个小窠在一株冬青树里，将知的大眼睛正从窠边上望出来，“你往那里去？”

“一切都是你的罪，将知！”约翰说。“让我安静着罢。”

“你怎么也同人类去说呢，人类是懂你的呵。你为什么将这样的事情去讲给人类